

越南女神柳杏公主漢喃文獻考索

陳益源*

提 要

越南母道信仰蓬勃，其中柳杏公主被譽為第一女神，香火鼎盛。本文依序考察越南女神——柳杏公主的各種越南漢喃文獻資料（包含筆記、小說、仙傳、神敕、神蹟、玉譜、降筆、對聯、題詩、演音、嘲文、顯靈傳說、民間故事等），探索柳杏公主故事的發展演變之跡，以藉此呈現越南母道信仰的豐富多采，並彰顯越南漢文小說（如《傳奇新譜》）與越南民間信仰關係深厚之一端。此外，本文還注意到受中國道教影響的越南柳杏公主信仰，甚至還回傳到廣西京族來，這也是中、越兩國道教文化密切交流的一項明證。

關鍵詞：越南、道教、柳杏公主、漢喃文獻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Han-Nan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Vietnam Goddess, Princess Liou-shing

Chen Yi-Y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elief of Dao-Mo is largely increasing in Vietnam. Into this aspect, Princess Liou-shing is the most celebrated Goddess with its incense brought by the pilgrim's joss sticks. The study in turn investigates this Vietnamese Goddess—all sorts of sources in Vietnam's Han-Nan bibliography about Princess Liou-shing (including essay, novel, tale of god, commendation of god, miracles, god's merit, Revelation of Spiritual Writings, couplet posts, inscribed poetry, transliteration, chao-wen, tales of making-presence, folktales, and so forth), seek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ncess Liou-shing's stories, presenting the diversity and variety of Dao-Mo belief in Vietnam, and enacting one of the evidenc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tnamese Chinese fiction (such as Chuan-Chi Shin-Pu) and Vietnamese folk beliefs.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noticed that, with the spread of Chinese Dao religion, the belief in Princess Liou-shing was brought back to Guang-Shi Jing Tribe. This provides obvious evidence 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Dao Religion culture.

Keywords: Vietnam, Dao Religion, Princess Liou-shing, Han-Nan bibliography

越南女神柳杏公主漢喃文獻考索

陳益源

一、前言

中國道教在後漢末、三國初（西元二、三世紀），即已在今之越南境內開始流傳，晉時丹鼎派道教創始人葛洪曾請調往交趾任職，唐代宰相越人姜公輔曾表示想當道士，宋代中國道士曾以越南的安子山做為道教的第四福地，而越南皇帝丁部領、李太宗則訂定僧道階品，李高宗、陳太宗甚至把道教納入科舉考試項目，有人也因崇奉道教而甘願放棄尊榮地位，到了後黎朝連國王詔書也往往引用道書……，越南社會經過道教信仰長期浸潤，迄今仍舊處處可見影響的痕跡，民間信奉的對象日益廣泛，「如玉皇、關帝、孫悟空、山神、海神、木神、雲神、雨神、雷神等，不論虛實，甚或不知其意義，但憑怪異，即加信奉」¹。

不過，如果我們要問：「在越南，當前老百姓最時興信仰的究竟是哪一位尊神呢？」羅長山從近年越南媒體追蹤報導和越南民俗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來看，答案似乎只有一個：「對母神的信仰！」越南人把這種供奉母神的民間宗教叫作「母道」或「供母教」，它受到中國道教的影響最為深刻：

因為中國道教傳入越南後，由於它與當時生產力仍處於低下狀況的越南社會相適應，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宗教信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母的身份定位便產生了變化，即把中國道教視為至高無上的玉帝融入母中（據說天下母儀的典範柳幸公主是玉帝的女兒），使之演變成為一位與中國道教玉帝一

¹ 引自釋德念（胡玄明）《中國文學與越南李朝文學之研究》第一章第二節「越華文化之交流」，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79年4月，頁44；另參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第六編之「中國道教對於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4月，頁688-694。

樣擁有主宰萬物地位的民間化帝王。這是越南傳統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相互融合在宗教信仰這一層面的生動體現。²

根據筆者的了解，羅氏所言越南這位母儀天下的典範「柳杏公主」，其實應該叫「柳杏公主」才對³。關於她的文獻，越南陳維垣曾於保大十年（1935）編撰過一部《天仙傳攷》，其〈小引〉稱柳杏事跡「見記于《神女傳》、《傳奇錄》、《雲鄉仙譜》、《廣納乩譜》、《嶺南摭怪》、《清化紀勝》、《南定人物》等作」，其正文則分「歷史」、「祭文」、「祀對」、「詩題」、「碑記」、「乩文」六部分，進行相關資料的彙整，文獻頗為豐富，可惜考證不足⁴。筆者繼續尋獲更多這位越南女神柳杏公主的各種漢喃文獻資料（包含筆記、小說、仙傳、神敕、神蹟、玉譜、降筆、對聯、題詩、演音、嘲文、顯靈傳說、民間故事），嘗試考索柳杏公主故事的發展演變之跡，以藉此呈現越南母道信仰的豐富多采，並彰顯越南漢文小說與越南民間信仰關係深厚之一端。

二、關於柳杏公主的筆記、小說

越南十九世紀中葉的筆記《敏軒說類》第二部分「古蹟」有言：

柳杏公主祠，在天本縣安泰、雲葛二社。夫人姓陳（雲葛人），俗稱雲葛神女是也。天仙降世，稔著英靈。歷朝封上等神（封為制勝却敵柳杏公主）。

² 語見羅長山《越南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學》第一編之「越南人的母神信仰」，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頁17-21。

³ 「柳杏公主」除了音訛為「柳幸公主」之外，尚有誤譯作「了姓公主」者，例如顧樂真〈越南民間宗教——母道教瑣談〉曾說：「流行於越南北方的母道教則是越南有廣泛影響的民族宗教。母道教奉祀對象是被認為是越族祖先的『雄王』（即雒王，古代雒越部族的領袖）和可為天下母儀典範的了姓公主。……了姓公主是個神秘的傳說人物，據說為玉皇的女兒。」載於《民族藝術》2005年第4期，頁173-179。

⁴ 《天仙傳攷》有一抄本藏於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3094，書影見【附圖一】。

第二妹瓊宮維仙夫人、第三妹廣宮桂花夫人，均封中等神。⁵

這段記載十分粗略，對於「柳杏公主祠」的普及與香火之盛，不若越南成泰十年(1898)刷竹道人(范廷煜)《百戰妝台》卷下「柳杏公主」小序的言簡意賅：

陳辰(時)生雲葛社，年二十餘而卒，清才麗句，具載《傳奇》，即顯靈異，敕是號，祠宇遍天下。今賽會日，社人結綵杖，衍成字樣，瞻拜日數萬人，香火崇山最為顯赫。⁶

上文所言「具載《傳奇》」之《傳奇》，指的是越南十八世紀著名女文豪段氏點(或稱阮氏點，1705-1748)的漢文小說《傳奇新譜》⁷。《傳奇新譜》又名《續傳奇》⁸，其中有一篇〈雲葛神女傳〉⁹，是目前所見最早講述柳杏公主來歷的小說作品。

《傳奇新譜》之〈雲葛神女傳〉文長約一萬二千字，說後黎天佑(1557)中秋夜，上帝第二仙主瓊娘「捧玉杯上壽，失手，缺其一角」，被謫入凡間，降生於越南天本安泰雲葛善士黎太公家，取名「降仙」。降仙長大以後，拜陳公為義父，嫁給陳公隔壁官家養子桃郎，育有一子。降仙二十一歲那年的三月初三日，忽無病而殂，復侍帝庭，但塵緣未滿，不能忘情。上帝封她為「柳杏公主」，仍許下塵。柳杏公主重回人間之後，周遊天下，歷覽名勝，曾與馮侍講、吳舉人、李秀才於西湖吟詩作對，又至義安朔鄉，跟轉世投胎的桃郎再續前緣。後來謫期屆滿，仍回天上；上帝又許她帶桂、柿二娘，自清華庸葛地方騰空而下，在該處大顯福善禍淫手段，地方百姓震懼，相率立祠奉祀。故事末尾說到了景治年間(1663-1671)，「朝廷聞知，遽命羽林衛士，方外之人，大為勦除之舉」，合力來將雲葛神女靈祠燒成灰燼：

⁵ 見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五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11月，頁188。

⁶ 據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1495的《百戰妝台》引。

⁷ 書影見【附圖二】。

⁸ 越南潘輝注(1755-1786)《歷朝憲章類誌·文籍誌》傳記類載：「《續傳奇》一卷【女學士阮氏點撰。記述靈異會遇諸事，曰〈碧溝奇遇〉、〈海口靈祠〉、〈雲葛神女〉、〈橫山仙局〉、〈安邑烈女〉、〈義犬屈猫〉，凡六傳。文辭華瞻，但氣格差弱，稍遜前書。】」所謂「前書」，乃指阮嶼之《傳奇漫錄》。

⁹ 書影見【附圖三】。

誰知王威誠大，仙法更神，數月之後，疫染一方，殃遺六畜，比前日十分猖獗。鄉民愈不能堪，結壇致禱，忽然眾人叢裡躍出一人，跳走三層壇上，厲聲曰：「我乃天上仙女，顯聖凡間，汝輩請命朝廷，重創新廟，我當除災降福，轉禍為祥。否則使汝一方終無噍類矣！」鄉人如神降所言，詣闕叩訴。朝廷靈異其事，即命重創廟宇於庸葛山中，敕封禡黃公主。方民祈禳者輒報應如響。後來王師平寇，大有默護之功，加贈「制勝和妙大王」，榮列祀典。至今家家畫像，處處構祠，以介景福云。¹⁰

《傳奇新譜》之〈雲葛神女傳〉頗為盛行，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便藏有單行抄本二部，一部仍名《雲葛神女傳》（編號 A.2215），一部名為《雲葛神女古錄》（編號 A.1917）¹¹。這類單行抄本，大都節抄自《傳奇新譜 雲葛神女傳》，編號 A.2215 的《雲葛神女傳》刪削幅度大，僅餘四千五百字而未完；《雲葛神女古錄》則在節錄之餘偶見增補，它一開頭就註明雲葛神女生在「莫福源光寶四年，明嘉靖三十六年」的「黎英尊天祐元年」（1557）；又曾在「至今家家畫像，處處構祠」句下補記：

雲葛祠，近年三月忌日前後數日，所在天本縣及四方青童男女，向祠歌舞拜禱。一大都會協辦大學士張國用云：「皇朝明命年間，文明殿大學士鄧文和言協鎮清化日，部發神敕到鎮，有從祀一村迎敕，鄧因言：『柳杏公主最靈異，今有徵應否？』言訖，庭中忽閃電光，方午盛暑，風雲颯起，俄頃而散。」其靈應類如此。¹²

除了單行抄本之外，《傳奇新譜》之〈雲葛神女傳〉也有被改寫後收入別書的，例如《老窗粗錄》與《聽聞異錄》。

《老窗粗錄》，編者不詳，全書編年記事，在「黎英宗峻皇帝」（1557年登基）下，言「是時天本雲葛安泰神女生」，之後大致根據《傳奇新譜 雲葛神女傳》抄

¹⁰ 傳見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二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24-40。

¹¹ 書影見【附圖四】、【附圖五】。內容可參見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206。其中《雲葛神女古錄》的提要說：「此書略云雲葛神女俗名絳香，嫁陶郎，「絳香」實是「降仙」之誤，「陶郎」又為「桃郎」之誤。

¹² 據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1917 的《雲葛神女古錄》引。

錄柳杏故事，長約八千字。¹³

《聽聞異錄》，不著撰者，年代失考；其中文長五千字的〈柳杏事跡傳〉，則顯然直接從〈雲葛神女傳〉節抄而成，刪去了大量的詩詞韻文，但在若干地方則作了補充，與原作互有詳略，包括說「降僊」是生於「南定省務本縣安泰社雲葛村」（務本縣，舊名天本縣）；明言與柳杏公主吟詩作對的「馮侍講」為黎朝名臣「馮克寬」；又說景治年間是「黎玄宗詔鄭皇叔，提兵勦拿，差法籙名師藥符前鎮」，後來朝廷修廟，敕封她為「禡鎮公主」；以及：

後景興年間，有猫渠作亂，朝廷命召老郡公潘公文派勦除這匪。公奉命出師，至隕昂祠所，公整禮參謁，提兵前往，旬日軍東洋海口，水偽（？）猫渠，聞風陸走，公還陛見，具述以事，朝廷以主有平戎護國之功，下詔敕封「制勝保和妙大王」，命起崇祠，準三總奉祀，得免兵徭。自此人民祈禱，無不顯應，朝廷考績，屢顯靈威，時人咸以聖母誦之。後朝廷或祈晴禱雨，督調糧船，無不應驗，救命優加，式隆祀典。至今家家畫像，處處立祠，以介景福，為南國女神第一。¹⁴

從上述幾種關於柳杏公主的越南漢文小說來看，我們不難發現自段氏點《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起，後繼者如《雲葛神女古錄》與《老窗粗錄》、《聽聞異錄·柳杏事跡傳》一再踵事增華，柳杏公主的生平事跡越說越詳細，顯靈故事也越講越神奇，並且出現了南國第一女神的稱號。

綜觀這些越南漢文小說資料，我們也可以看出關於柳杏公主的筆記所載過於簡略，且有錯誤，像是柳杏公主應生於後黎朝而非陳代，本姓黎而非陳，其妹乃桂、柿二娘而非維仙、桂花；至於《百戰妝台》說其香火「崇山最為顯赫」（崇山在清華，即清化），則另有根據，詳見下文。

¹³ 書藏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818。

¹⁴ 見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四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11月，頁273。

三、關於柳杏公主的仙傳、神敕、神蹟、玉譜

越南仙傳的匯編似以《雞窗綴拾》為最早，可惜書已亡佚。現存較早者是據《雞窗綴拾》重編、重鐫的《會真編》，分乾、坤二卷，乾卷男仙十三傳，坤卷女仙十二傳。《會真編》有「重刊序」，末署「龍飛辛亥年（1851）重九前六日書成，乩於多牛阮櫃君之桃庄，柳山人降乩序」，「柳山人」意謂「柳仙」，寓此序乃柳杏公主降乩之作，而其坤卷開卷之首「崇山聖母」，實際上就是本文所討論的柳杏公主：

聖母號柳杏元君，為第二宮僊主，玉帝次女也。黎神皇永祚年間，八月望夜，降生天本雲葛安泰村黎姓之家。……及長，容德絕代，琴瑟既諧，年二十有一而化。時玄皇景治年間，三月初三日也，玉帝以謫期未滿，準再降為福神，受人間供養，仍賜桂、柿二僊從駕。母即日拜命而行，直指清化地方，經庸葛，至崇山顯跡。母既下山，上童示號，土人由是依山廟焉。其本邑安泰祠，亦始於此。間者愚俗以女神，多弗遜，母不獲已，顯大威靈，其英聲較宋后、徵王百倍。此塵降後度也。鄭帥聞之，疑為妖，請命飭法術高者制之，不得。朝臣有知為母顯聖，奏乞封贈修祠宇，詔可，此土遂安。嗣是，四方芹曝無虛日。……¹⁵

按《會真編·崇山聖母》稱「玉帝次女」柳杏公主為「柳杏元君」，言其生年（黎神皇永祚年間，1619-1628）晚於各家，又特別強調聖母歸神、降神同在「三月初三日」，而且辯稱聖母於崇山大顯靈威是出於愚俗對女神的不敬，鄭帥聘同高人來勦則是因疑其為妖使然，這些都是仙傳有別於筆記、小說的說法。

再者，《會真編》繪有「自崇山朝昇」圖¹⁶，圖中崇山聖母左右分立「桂仙」、「柿仙」，這也可以證明《敏軒說類》說柳杏公主「第二妹瓊宮維仙夫人、第三妹廣宮桂花夫人」，的確有誤；至於仙傳說聖母本邑（天本雲葛安泰村）之安泰祠，

¹⁵ 引自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五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11月，頁328-330。

¹⁶ 參見【附圖六】。

是從清化隕昂庸葛附近的崇山祠分靈出去的，這就難怪《百戰妝台》會說「香火崇山最爲顯赫」了。

越南仙傳匯編不多，然而中北越各省村落曾盛行抄錄「神敕」與「神蹟」，前者彙集越南歷朝褒封各村莊奉祀諸神的敕文，後者則記錄各村莊奉祀諸神的豐功偉蹟。

今查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所藏「神敕」中，至少有「河東省山朗縣大貝總壽域社神敕」（AD.a2/28）、「河東省青池縣古典總劉派社神敕」（AD.a2/53）、「河南省里仁府南昌縣安宅總安宅社神敕」（AD.a13/16）、「河南省里仁府南昌縣公舍總上偉社神敕」（AD.a13/16）等四種，有褒封柳杏公主（「柳杏鐫鑄……公主」）的敕文；「神蹟」方面，載及柳杏公主（或名「雲葛神女」、「雲葛天仙聖母」、「禡鑄公主」、「妙和制勝大王」）者更多，至少有以下十八種：

河東省常信府上福縣信安總東沿社神蹟（AE.a2/96）

河南省金榜縣瑞雷總瑪瑙社神蹟（AE.a13/21）

河南省里仁府南昌縣高陀總陀川社神蹟（AE.a13/23）

河南省里仁府南昌縣土沃總銅盤社神蹟（AE.a13/28）

諒山省高祿州貞女總正履社神蹟（AE.a17/1）

諒山省文淵州富舍總春隴社神蹟（AE.a17/1）

南定省海後縣堅忠總霞爛社神蹟（AE.a15/4）

南定省海後縣桂海總中芳社神蹟（AE.a15/8）

南定省海後縣新開總和定寨神蹟（AE.a15/9）

南定省務本縣安巨總良美社神蹟（AE.a15/26）

南定省務本縣同隊總雲葛社神蹟（AE.a15/28）

南定省春長府膠水縣樂善總橫路邑神蹟（AE.a15/3）

寧平省安謨縣廣福總廣福社福賴村神蹟（AE.a4/37）

太平省瓊瑰縣瓊玉總瓊玉社神蹟（AE.a5/32）

太平省舒池縣巨林總青板社神蹟（AE.a5/61）

太平省先興府興仁縣福仙社阮村神蹟（AE.a5/28）

清化省東山縣光照總光照社文溪村神蹟（AE.b2/3）

清化省東山縣廣照總同曳村神蹟 (AE.b2/5)¹⁷

經查其中的《南定省務本縣同隊總雲葛社神蹟》¹⁸，可知它乃本自副榜喬瑩懋編輯的《仙譜譯錄》¹⁹。這些記錄各地神祇功蹟的文書，其正本由禮部保藏，統稱為「玉譜」或「皇朝玉譜」。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所藏的玉譜，攸關柳杏公主者有二：

其一是編號 A.3181 的《雲葛黎家玉譜》²⁰，鄉貢阮國楨編輯於黎永祚五年（1623），阮保大十五年（1940）重抄，這部南定省務本縣安泰社雲葛村黎氏家譜言其始祖為黎思永，係黎仁宗第五子，在莫氏篡黎後，逃至雲葛村，娶陳氏性（號淑善），生黎思勝，黎思勝生降仙，即柳杏公主²¹。因知《傳奇新譜 雲葛神女傳》所言「黎太公」，即黎思勝也。

其二為編號 A.2978 的《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說是舉人陳田之述，閩苑靈祠於維新四年（1910）印刷，有讚文和插圖²²。經查原書，封面題作「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²³；次云「花舊寺寺尼字心潤奉命刊刻印送 / 維新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子牌降筆檢閱 / 文朗社閩苑靈祠藏板」；次「先瞻聖像肅然起敬」插圖²⁴；次「聖母真像讚」；次「欽錄寶誥」，稱柳杏公主為「雲鄉仙主第一聖母敕封制勝保和妙大王尊元君」（三月初三日聖誕），稱桂、柿二仙為「雲鄉第二聖母尊元君」（四月初二日聖誕）、「雲鄉第三聖母尊元君」（八月十四日聖誕）；次「雲鄉仙主聖母行述讚文」；次云「返性堂舉人陳田之奉述，蔭生陳次

¹⁷ 以上神敕、神蹟後面所記，乃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神敕編為「AD」，神蹟編為「AE」。

¹⁸ 簡稱《雲葛社神蹟》，書影見【附圖七】。

¹⁹ 《仙譜譯錄》記南定省安泰祠柳杏事跡，附載歌頌柳杏公主靈驗的喃字嘲文，曾於維新四年（1910）年刊印，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現藏抄本一種，編號 AB.286。參見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213-214。

²⁰ 書影見【附圖八】。

²¹ 參見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251。

²² 參見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193。

²³ 參見【附圖九】。

²⁴ 參見【附圖十】。

之奉書 / 維新五年辛亥春月之吉恭鑄 / 顯靈殿乩生阮居安奉候校，返性堂保福堂鑄經生等奉鑄」；末附十則註釋。其中，「雲鄉仙主聖母行述讚文」乃玉譜主體，採韻散相間的形式演述柳杏公主事蹟，每段韻文和散文敘述同一情節，韻文的部分係七七六八體漢詩，凡 326 句，散文部分則主要引自文言的《傳奇新譜 雲葛神女傳》，濃縮成約七千字，偶露白話小說口吻。

四、關於柳杏公主的降筆、對聯、題詩、演音、嘲文

上述越南仙傳《會真編·重刊序》之作，以及《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的成書，都有託名柳杏公主降筆的作法。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子部「道教與俗信」的著錄，在越南和法國至少還有十七種內含託名柳杏公主（或名「第一公主柳杏」、「雲香柳仙」、「雲香聖母」、）的漢喃「降筆文」：

《百行善書》（VHv.42，據南定省同樂宣善壇印本抄錄於成泰辛丑年，1889）

《明善國音真經》（Paris SA.PD.2343，南定省同樂勸善壇印行於成泰庚子年，1900）

《雲鄉柳杏公主心根真經》（A.1249b/1-3，南定省同樂勸善壇印行於成泰甲辰年，1904）

《清心經》（VHv.1091，福蓮寺公善堂印行於成泰甲辰年，1904）

《三位聖母警世真經》（A.2412、A.2475、A.2585，嚮善堂、主天堂、興福寺刻本重印，1906-1907）

《大有真經》（A.2520，大文祠印行於啟定七年，1922）

《壽世方丹》（A.2521，壽春壇印行於啟定七年，1922）

《增廣明善國音真經》（AB.505，同樂勸善壇印行於成泰十六年，1904）

《醒迷賦》（AB.644，抄本，原刊本印行於成泰乙巳年，1905）

《三寶國音》（VNv.42，東塗社天華堂印行於成泰丙午年，1906）

《志道國音真經》（AB.260，海陽黎舍嚮善堂印行於成維新二年，1908）

《王者香南音真經》（AB.225/1-2，向善堂印行於成維新庚戌年，1910）

《回春寶集》(AB.237, 福安金英縣春祺社普善壇印行於庚戌年, 1910)

《天秋金鑑真經》(AB.250, 太原嚮樂合堂印行於成維新五年, 1911)

《執中國音真經》(AB.504, 海陽正心壇印行於啟定己未年, 1919)

《化頑新經》(AB.524, 海東登善壇記錄, 1922?)

《萬寶國音真經》(AB.505, 印本)²⁵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普遍刊行於二十世紀初年的道教降筆文集(或詩文集), 有些還是佛寺(如福蓮寺)所印, 這個情況也見於同一時期的《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第一葉左面記「花舊寺寺尼字心潤奉命刊刻印送」)。怎麼理解這種道佛合流的情況呢? 十九世紀中葉《會真編》裡的對聯與題詩早有答案。《會真編·崇山聖母》已說「至今祠滿國內, 諸禪寺亦造像奉焉」, 並記載明命年間東野范先生(即名士范廷琥, 1766-1821)撰有二幅對聯, 一聯云:「紫極降神, 雲葛春秋標祀典; 閻浮顯聖, 日南今古仰英聲」; 又一聯云:

成物如地, 生物如天, 陶鎔物類, 如大造之難得名言, 歷代衰華昭懿鑠;
出世為僊, 降世為佛, 普度世人, 為慈母之憫斯鬻子, 萬方芹曝樂尊親。²⁶

編者引或曰:「此四十六字(按:應為五十四字), 方見聖母本來面目。」並評論道:「蓋母乃三千大千世界之母, 非只一界母也。」如此亦仙亦佛, 為道、佛二教所共祀的聖母面目, 跟小說《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中一度「作威作福」的形象迥然有別, 因此編者又強調有「後人題詩」云:

萬古慈雲徧大千, 人空疑佛又疑僊; 崇山乍解威靈輞, 葛水俄撐濟度船。環
珮香飄銀桂地, 曝芹夢遠玉丹天; 徽風懿德光穹壤, 莫道《傳奇》筆倒顛。

27

說到「對聯」與「題詩」, 柳杏公主既然是「家家畫像, 處處構祠」, 那麼詩、

²⁵ 前七種為漢文書, 後十種為喃文書。除了第二種《明善國音真經》是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戴密微書庫藏書之外, 其餘均典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

²⁶ 引自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五冊,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2年11月, 頁331。

²⁷ 引自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五冊,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2年11月, 頁332。

聯傳世之多，實無庸贅言²⁸。翻檢古籍，幾乎隨手可得，筆者在看越南通史《南史私記》時，便曾發現該書記載莫朝丁丑科探花范家門晚年投寺為僧，曾為奉柳杏公主者書一對聯：

莫道神仙是誕，仙居天上，神在人間；自有國家以來，家奉母儀，國稱王爵。

29

此又為道教雲葛女神更早即被佛門寺僧所接受添一例證。

另外，關於奉柳杏公主的越南文獻，尚有「演音」與「嘲文」。「演音」相當於通常所謂的翻譯，例如《雲葛神女古錄演音》³⁰，便是用七七六八體翻譯漢文小說《雲葛神女古錄》成喃文詩歌（與《天本雲鄉黎朝聖母玉譜》的韻文部分有喃、漢之別）；「嘲文」又名「宙文」，這跟越南古代巫師舉行求神驅鬼祭儀的演唱有關，常與「靈舞」（類似中國的「跳神」）搭配，男唱女舞³¹，上述《仙譜譯錄》、《南定省務本縣同隊總雲葛社神蹟》均附載有喃字嘲文³²，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另外有部編號 AB.362 的《彈文》抄本，也是「有關南定省務本縣雲葛女神的嘲文，書中並附有供祭天府、地府、水府的儀式的記載」³³。

五、關於柳杏公主的顯靈傳說、民間故事

根據小說《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的記載，上帝第二仙主瓊娘乃「因誤墮玉

²⁸ 據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的統計，本文「前言」提到的陳維垣所編《天仙傳攷》，就「附有從《普濟真經》摘錄的四十一首詩，六篇祭文，二十七副對聯，一篇碑文和一篇降筆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338-339。

²⁹ 據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2207 的《南史私記》引。

³⁰ 書藏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 AB.352。

³¹ 詳參黎嘉成〈宙文和靈舞〉，收入過偉主編《越南傳說故事與民俗風情》，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頁337-339。

³² 第一章作「朝神母文」，三十二句；第二章作「朝神文」，三十六句。

³³ 參見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618。

杯，暫遭謫譴」，而降生人間又出現「異香滿室，祥照窗喧」，柳杏公主之靈異已啓開端；故二十一歲升天之後，再下塵世時：

自此雲遊不定，或假體美姝，吹玉簫於月下；或化形老嫗，倚竹杖於道傍。凡人以言辭戲慢者，多被其殃；以財幣禳求者，復蒙其佑。³⁴

到了仙傳《會真編·崇山聖母》，又說自從柳杏公主崇山顯跡：

厥後，母嘗經遊北河諸勝，隱見往來。人或見之者，如高山輞日（註：高平牧馬山祠，今存），美沼浴雲（註：不拔富美邑祠，今存），及白衣晚化，試豪郡之法門（註：唐豪易使古廟，今存）；隻棹宵來，度瀘江之善士（註：白鶴縣瀘江。四事，詳《雞窗綴拾》）。其神通遊戲，類多如此。³⁵

以上這兩段出自小說、仙傳的引文，實際上已蘊含許多柳杏公主早期的顯靈傳說。我們相信，如果能更有系統地整理關於柳杏公主的神蹟、玉譜、降筆等文獻，並進行越南民間口傳文學的田野調查的話，做爲「安南四不死神」之一的柳杏公主³⁶，其顯靈傳說傳世之多，一定遠超乎我們的想像³⁷。

目前筆者所能掌握的關於柳杏公主的越南民間故事，十分有限，不過倒是看到了一則名爲〈柳幸公主的故事〉³⁸，相當有趣，可以介紹給大家。

〈柳幸公主的故事〉開篇即說：

³⁴ 引自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二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28。

³⁵ 引自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五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11月，頁330。

³⁶ 「安南四不死神」指褚童子、空路、董天王與柳杏公主，此說見於《太平地輿記》之「烏米靈祠」條，書藏河內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500；另據劉志強〈越南的民間信仰〉引述，「四不死」神分別是：「傘圓聖——抵抗洪澇之神、頌神——反抗侵略之神、楮回子——發奮自強之神和柳杏公主——爲了凡間生活而放棄天上生活之神」，載於《東南亞縱橫》2005年第6期，頁45-47；陳維垣《天仙傳攷》則說柳杏公主是「安南四不死（仙容、褚童子、扶董天王、傘圓山神）」之後，彼此講法不同。

³⁷ 喬瑩懋《仙譜譯錄》便記載許多南定省安泰祠柳杏顯靈傳說，其〈跋〉謂：「雖段夫人《仙譜譯錄》、張相國《仙譜譯錄》，並《內道書法門錄》、《南史輯編》等書，猶其略耳。」

³⁸ 「柳杏公主」變成「柳幸公主」，這極可能是漢文音譯成越文再翻譯爲中文所造成的錯誤，這個情形也出現在上節所介紹的越南神蹟提要中，「雲香柳仙」、「雲香聖母」應該也是「雲鄉柳仙」、「雲鄉聖母」的誤譯，本文基於存真原則，一律保持原樣，不予改動。

玉皇大帝有個女兒叫柳幸，性情放蕩不羈，不願受天庭規矩的約束。玉皇見她屢教不改，決定懲治她。趁著一次柳幸犯過，玉皇罰她下凡三年。在凡間，她化為一個美女，在橫嶺（註：在河靜—廣平之間，高 256 米）腳下擺個攤子。這嶺地處偏僻，但是南來北往必經之路，每天都有人來往。過去，人們害怕土匪猛獸，不敢在這裡擺攤，所以柳幸的茶水攤天天客滿，上山下嶺的人都在這裡飲茶歇腳，更何況攤主又是絕代佳人呢！

下凡之後，柳幸公主傲慢和愛戲弄人的本性未改。路人進攤吃喝完了就走倒沒事兒，如果見攤主漂亮，依仗權勢欺侮或調戲，她一定懲罰，回到家裡不死也變傻發瘋。³⁹

這個玉皇大帝的女兒被罰下凡間，化為美女擺攤賣茶的故事開端，跟《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及其改寫本《聽聞異錄·柳杏事跡傳》比較起來，應是比較接近後者的，因為上引《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或假體美姝，吹玉簫於月下」云云，〈柳杏事跡傳〉已把它改寫成「或變美姝沽茶菓，或現老嫗賣酒餚。凡人以言辭戲慢，多被其殃；以財幣禳求者，反蒙其佑。」⁴⁰；不過，〈柳幸公主的故事〉以下故事情節，有它自己的發展，並不完全為小說所限。

故事接著說黎太祖（1428-1433）太子不學無術，荒淫好色，化裝成貴公子到橫嶺山來找賣茶美女。柳幸先是在太子歇腳的路邊變成一棵仙桃樹，長出「魔桃」來嚇他；在遭到太子糾纏之後，柳幸又抓過一隻母猴，施法將其變成美女，投入太子懷中，然後現出原形，再轉變成噴火花蛇，把太子連續嚇得面無血色，整日癡癡呆呆。黎太祖獲悉原委，一面下旨廢黜太子，一面追查賣茶美女來歷，義安鎮守官回報說那是一個女妖，來歷不明，專攝男人魂魄，非高超法術難以制服。太祖最後求助於八大金剛和菩薩，終於收伏柳幸，但知道她是玉皇的女兒且未違反國法之後，決定釋放她，只勸不要搗亂，不要傷害良民。不久，柳幸在人間先後生下兩個男孩，一個每掌長有六指，一個每掌只長四指，各托給一位尼姑撫養。柳幸本想讓自己的

³⁹ 〈柳幸公主的故事〉，載於呂正、吳彩瓊翻譯《越南神話民間故事選》，河內：世界出版社，1997年6月，頁194-199。

⁴⁰ 語見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四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11月，頁268。

孩子成爲至尊帝王，卻做不到，因爲一個六指，一個四指，結果只能成爲狀元。故事結束，最後交代：「人們在她原來的住地立廟祭祀。」

有趣的是，我們在〈柳幸公主的故事〉的後半段，似乎又看到仙傳《會真編·崇山聖母》內「愚俗以女神，多弗遜，母不獲已，顯大威靈……鄭帥聞之，疑爲妖，請命飭法術高者制之」的有別於筆記、小說的情節，而且道、佛交流的畫面也再度出現；不同的是，《會真編》將柳杏生年拉後，〈柳幸公主的故事〉卻把時代提前了。

六、結語

本文依序介紹了玉皇大帝的越南女兒——柳杏公主的各種越南漢喃文獻資料，有關於柳杏公主的筆記、小說，有關於柳杏公主的仙傳、神敕、神蹟、玉譜，有關於柳杏公主的降筆、對聯、題詩、演音、嘲文，還有關於柳杏公主的顯靈傳說和民間故事，對柳杏公主故事的發展與演變做了一番梳理，並且也讓我們看到越南母道信仰及其文學作品的豐富多采。可以這麼說，越南的母道信仰的蓬勃，跟越南宗教文學的興盛，應該是互爲因果的；而越南漢文小說（如《傳奇新譜》）初始極可能自民間傳說取材，一經寫定之後，則又帶給後世的民間信仰絕大的影響；影響所及，越南柳杏公主的信仰甚至還傳到中國來⁴¹。這些現象，拿南國第一女神柳杏公主爲對象來觀察，事實是再清楚不過了。

⁴¹ 廣西京族人民多信仰道教，他們的「師傅」所信奉的道教（正一派）與漢族「師傅」信奉的道教（茅山派）有別，這當然是受到越南道教的影響，詳參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廣西京族社會歷史調查》，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12月，頁49。如今，廣西京族滿尾、山心、紅坎等村都立有「三婆廟」，符達升、過竹、韋堅平、蘇維光、過偉合著的《京族風俗志》說：「在三婆廟中，觀音被崇奉爲『觀音老母』，是三婆廟中的『三婆』之一。另兩位是『柳行公主』和『德昭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5月，頁119）他們所說的「柳行公主」，實即來自越南的女神「柳杏公主」是也。

在中國，道教與女神信仰息息相關⁴²；中國道教傳入越南以後，很自然也帶動著越南母道信仰的勃興，所以柳杏公主化身為「玉帝次女」（乃至呂祖弟子⁴³），其他女神也常具謫入凡塵而立廟奉祀的「天女」身份⁴⁴，如果我們多讀一些越南民間故事，便不難發現玉皇大帝的越南女兒還真不少，〈小海螺姑娘〉說：「玉皇大帝有一個女兒，名叫月雲，長得非常漂亮，性情很驕傲。……有一天，她打破了玉帝心愛的玉杯，玉帝很生氣，把月雲變成一個綠色的小海螺扔到人間的大海裡」⁴⁵；〈太陽女神和月亮女神〉說：「玉皇大帝有兩個美貌的女兒，……大女兒是太陽神，……小女兒是月亮神」⁴⁶；〈彬姑娘給丈夫打毛衣〉說：「天上有位玉皇大帝，生養了七個女兒。……這七公主名叫『彬彬』，人們叫她『彬姑娘』」⁴⁷。

越南民間既視撐開天地的「天柱神」（猶如中國之盤古）為「玉皇大帝」⁴⁸，又說塑造人類的事是「玉皇大帝」交給十二位女神（猶如中國之女媧）去做的⁴⁹，那麼，不僅柳杏公主及諸女神是玉皇大帝越南的女兒，就連這位玉皇大帝也應該算是越南的玉皇大帝才對。

站在道教國際化的立場，我想我們理應接受這樣認同的觀點。

⁴² 可參考韓秉方〈道教與女神信仰〉，收入黎志添主編《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論文》，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1月，頁145-164。

⁴³ 王卞〈越南訪道研究報告（續）〉曾說他訪問胡志明市「茶山慶雲南院」時，見其下屬的「隱修閣」設有數間頌經禮拜堂：「其中一堂名『柳真府君』，供奉母道神柳杏，據說柳杏已被呂祖收為道教弟子。這是道教與越南民間信仰結合的一個例證。」載於《中國道教》，1998年第3期，頁46-52。

⁴⁴ 例如阮尚賢（1868-1925）《喝東書異》之〈落星公主〉：「南真筵禮村前一大溪，莫辰（時），有星從紫微垣中直落溪前，化為石，浮水面。數日，村中一少婦忽仆地云：『我天女也，侍玻璃殿，誤碎玉杯，今謫於此。』村人大驚，為立祠於溪邊，曰『落星公主廟』，祈請多效。」見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四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11月，頁309。

⁴⁵ 胡氏麗恒撰，收入過偉主編《越南傳說故事與民俗風情》，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頁108-109。

⁴⁶ 載於呂正、吳彩瓊翻譯《越南神話民間故事選》，河內：世界出版社，1997年6月，頁19-20。

⁴⁷ 阮氏瓊瑤撰，收入過偉主編《越南傳說故事與民俗風情》，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頁29-31。

⁴⁸ 〈天柱神〉，載於呂正、吳彩瓊翻譯《越南神話民間故事選》，河內：世界出版社，1997年6月，頁9-10。

⁴⁹ 〈十二位造人女神〉，載於呂正、吳彩瓊翻譯《越南神話民間故事選》，河內：世界出版社，1997年6月，頁11-12。

【附圖一】

天仙傳攷

南定省海後縣學芳
 上社 南風編輯部
 閣雲亭陳維艷
 拜攷

第一份歷史

天仙有馬鬚王也 安南四不死
 最著也 王之遠祖為蔡上諱 係陳字室 順宗光泰兩子
 乃避地山南處 胡孝廉祚亭子王清觀尋正位 號皇派多為所忌 竟
 乃避地山南處 胡孝廉祚亭子王清觀尋正位 號皇派多為所忌 竟
 乃避地山南處 胡孝廉祚亭子王清觀尋正位 號皇派多為所忌 竟

年改姓蔡 乃避地山南處 胡孝廉祚亭子王清觀尋正位 號皇派多為所忌 竟

Tran Duy Vo

【附圖二】

嘉隆拾年 辛

紅霞殿夫人著

傳前統譜

樂善堂藏板

【附圖三】

謝以報此山高海闊之洪恩也但壁間玉律最後一
 聯則於君臣夫婦之間妄心有所未安也帝點頭曰
 夫人念不忘君真是女中文岳嘗為夫人改之撰筆
 敬寫而醒乃花霄一夢明日即塗改也
 綱常萬古應無愧 祠下唯鸞戲水文
 回京後帝遂命大起嚴祠給加皂隸勅封制勝二字
 至今香火不絕大有靈應云 廣採皇孫集
 雲肩神女傳 安秦雲肩大本之名御也其
 宅平其水秀木樹而蔽風俗質而庵內有樹入公果
 於行善旦夕焚香以事上帝雖事冗雜未嘗少缺王

【附圖四】

雲肩神女傳
 安秦雲肩大本之名鄉也其地平其水秀樹木古而茂凡俗質
 而庵內有黎太公果於行善且夕分香以事上帝雖事屬冗雜
 未嘗少缺至於周旋一心尤所樂慕子登不惑得育一子建天
 佑問太婆依任生得一女以縫仙名焉及長膚白透猶髮允如
 鯉眉寬新月眉秋波古云若星月解語若玉且生皆亦足以
 形容其美也雲肩一室孝子負卡尤善性靈精音律弱網祀
 之缺故占弄去之高才也雲作四字序詞各一闕被于管絃以

【附圖五】

雲善婦女古錄

丁亥 雲善 尊天 祐元 與福源光 宣四年 雲善神女生 神
 女 天庭第二仙瓊娘也 是歲降生為天本雲善黎
 始公子 黎太 死懷妊辰 惟愛香嘴花而已 及生吳
 香滿室 祥光照意 必仙人降生 乃命名 緜仙隔
 壁有官家 曉年無子 步月花衢 得一嬰兒 於碧桃
 樹下 因收養之 喚名 桃郎 問娶焉 終三年 生一男
 一女 年二十一 於三月初三日 無病而祖 自歸 辛

1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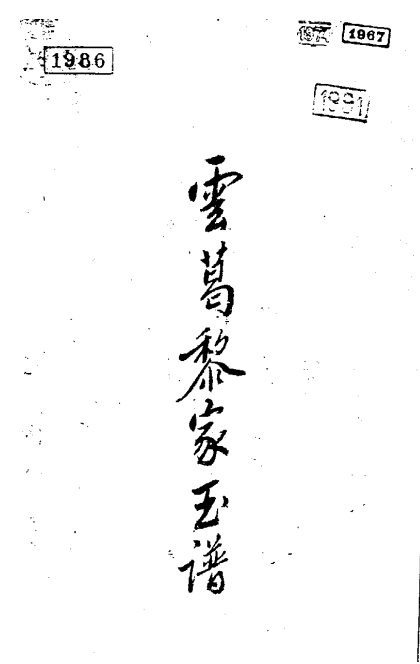
【附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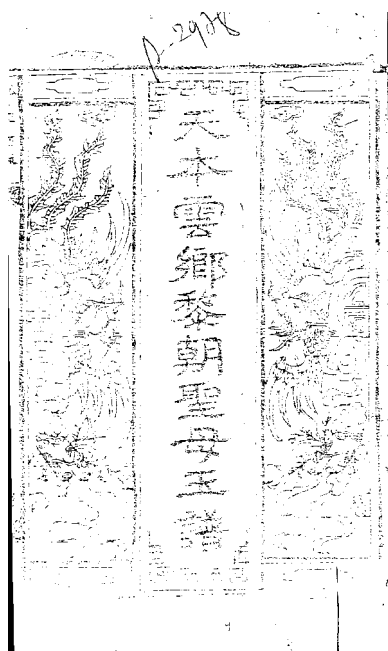
【附圖七】

雲葛社神蹟
 安泰天本名鄉也其地平其俗質土山一帶山濠水
 澗如連珠形渾有甲一甲雲葛村二甲雲亭村三
 甲羅西村四甲岩廟村黎先公諱先係出陳後避陳
 亂改姓黎移寓山南鎮卜居安泰陽宅叶吉家資富
 有以萬計日以周施為事鄰里偶饑老幼攜耆至者
 皆賑給之累及三世孫黎公正夜夢神告耒早于羅
 蒙處賜汝吉地明早就處山水叢雜見一蛇將死即
 卧盤轉心甚疑之欲返步回適一燕問曰老翁尋地

【附圖八】



【附圖九】



【附圖十】

